

文

山

集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回胡僉判請交割

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頡頏飭謝言茲不贅吐首祈崇炯
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拊之緣使之
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戇親見聖主懇焉求言
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為國家陳大
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既不言
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忱累日冒死投匭以冀一
感悟天聽出關席藁以來首領且不自保況苟官職乎高



誼不薄猶以同宗爲情連屈軒車復畀翰墨一吏至又持
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某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
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奉旨若數
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憐其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
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僉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會祇
受或郡府不以某爲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爲欺而亦
某所不與知也本須具狀申府惟身爲罪人不敢自擬於
屬吏之列得於畫諾之次叙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
臨風拳拳

賀吳提舉西林

己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或
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及聞
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句則雲駛月運
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爲明公榮也纓
冠褰裳世道有賴焉某來上下以鄂鄂故爲之瀕洞聞諸
闔雲集而正不多以此爲不足慮獨賜教時則衡陽之
事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別
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漫秣陵荷擔之事蓋凜凜已兩月中
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
之起息爲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

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衆拯
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蓋防防一大頭項
也今事莫如袁吉之急袁以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
爲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籍此
無恐帷內間則病根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
奸諛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
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爲慨嘆某不量其愚輒上書論
其事區區以爲宗社有故死亾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
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
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

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藁止於一本付壁第全錄以呈似其疎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爲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患某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拳不備

回聶吉甫

號心遠

某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鷹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樽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貿貿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區直欲割

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脚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中書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未也朝廷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既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爲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爲依集衆以爲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無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臯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云云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

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日
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
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
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
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異懦大冠縫掖交
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煌煌已移照隣次
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
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瀕涸之餘
雖近於不可爲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
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

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上丞相

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旣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跼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彝紀功太常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聲效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澗東帛徧於巖野

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錄於草茅鈞畫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

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
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
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
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
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
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
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
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
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
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

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
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
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
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
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
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
狀遵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大丞
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
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

備

通廟堂

溥論承
心制事

某仰恃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喪
 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未及
 下而某得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母當申
 心喪先人既已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謂仁之至
 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謂某當有重
 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為之疑惑後巽齋歐陽祕書守道
 為或問衢州曾添教鳳為詳目二先生發此精義禮意昭
 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本閩廣遐陬莫不有

之既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
著以爲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之用心而不至爲謗者所
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
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爲禮之
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禮寺某以爲定禮典正流俗在此
舉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
休寧縣尉蔣永吉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爲證直指爲某
合持齊衰三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
之人情切詳蔣永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
而不服則其祖妾爲若敖氏之鬼矣所以爲孫者須持齊

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某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况蔣永吉無祖母今則某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爲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某又自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爲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爲先人所生母謂服不可絕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永吉者不同也禮官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往往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

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爲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某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某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某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矧禮意粲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備擬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

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爲某見行之禮旣安徑乞從都省點對行萬一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於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爲令道體堂書

通江叅政古心

某卽時其兩共惟宮使大叅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瑤館宴超天相有道鈞候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詣舍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祇服訓辭至今疊疊俯仰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闊疏矣某官百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

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紫巖杜門白
首而嗣皇嗟嘆用晚倚之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也上方
舉元祐故事勤於夢卜旦夕爰立言人人同先生不以此
覬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先生重愛眠食以幸
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守先人墳墓幸無闕狀
追惟兩年間口語橫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
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骨之情也報答已知言語抑
末傾竭犬馬尚庶幾於門墻專人上狀百拜起居衮舄皇
皇未遑納拜心之泐泐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獨
出乎諸生之右然號爲登門垂二十年而至今庭下無愈
之迹古人負笈從師不問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拔如此
殆不可對人言也茲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玉鉞作鎮於
重湖以南而某適以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之內昔者詹
企台階坐霄壤隔今乃得以詣大府受約束有一日歛板
之便豈天殆爲小子計乎某始以親老丐祠旣趣旨下再
請則瀆於是姑以單車出門蓋馳驅數旬又須乞便郡歸
養耳某四月八日辭膝下留廬陵城中始聞先生拜乾會
節於清江亟亟追逐牙纛度宜春醴陵間所蹉跌片雲間

耳茲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恭先之悃叅謁邇只遡風距
踊

與李復卿

長弟初赴臨
安府司戶日

某比者吉蠲子墨祇詢消房留連踰浹甫拜荅灑蒙不彼
外感荷感荷茲專布區區之心璧第不穎竊第奉常受官
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爲地事
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一朋友相
此遠後大冠峩如大裙襜如服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
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爲例指以爲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
抱膝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貌餘子言根古人疇昔之日

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爲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
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此第天資每與義理合
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無也惟是闕深博邃之學
汪洋演迤之文日方來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
商畧上下交闡互發他日此第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
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輒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
腆別牋并致不敏萬萬控謝不遠

與孫子載

季弟與從
弟從學

某聞占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
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

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間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季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今父族母族衿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錘之舊

爲此數字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隸人禮有聘奉芝
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徼福于夫子謹謹
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錄懋卿

字景堯太
學前廊

某比僕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膺龍之拜辱賜之不鄙軫顧
稠厚關外之別江皋之餽所以致繾綣者尤甚感激不自
勝第恨匆匆聚會不及爲頃刻之情以慰滿連年契闊之
雅回首天上瞻企拳拳茲有稟事朋友蕭艾名來新新參
之客也此丈可人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揭
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徃徃望白雲而歸其歸然爲游學

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躔次之側待來展
先達之敬不揆道瀆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稍與之溫存使
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回祕書巽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憲來伏拜誨帖辱問壁第意極拳拳近僥倖受
縣一出師門王成之造後生從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
之耳金盃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
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乏支遣不妨更質
錢用第常使可贖足矣吉甫一去連旬頗孤龍頭之約時
且向熱矣奈何因便介到城伸紙行筆嚮風馳情

金盃乃先生爲景獻太子府教授講經徹章上賜也巽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某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彼誠求飽暖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閱其衣食之皇皇則來者必譽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今是書之作爲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窓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絕盡奄同袍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槩皆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

何書則嘗汗漫於十數家而其末也會歸於李吉甫林開
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詰若林開則人
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爲一而又以所得於十數家
者間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旣與之訂正二書又
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詣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
題甚易至之日爲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爲
先生鋪陳之卽先生疊疊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
卽子命通矣斗南曰諾探其中欣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
泛得先生增重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
者也是書也某何爲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文山全集 卷之五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迂草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某寺久之然恐訪者卽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中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漸增多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閑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爲苦先生昔者於應酬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許人作一文如置一針胸次今某畏爲文詞亦類此矣習懶亦是病先生以爲如何念久闊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某遠歸

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漉一石獻之庭
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攜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
爲意者知先生嘗須此爲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頓幸
甚

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
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
人子矣遠日脩至柳婁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
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紼良負幽明不勝愧恨謹
成此章一少紀哀悵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縷縻

孝在顯揚願寬毀瘠臨紙下情妻切之至

回衢教曾鳳先生

字朝陽
號秀峯

某數月於師門極間闊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運
闕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別後得二子丙
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勝乍嚮
風水卽得三地此須巨眼以爲然則然向牛肉坑所結砌
者今知其大謬爲弃屣矣深之昨所問館成否何所固必
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訪往往泥哭則不歌之意非有
他也屋見說漸就緒先生鼓舞倦矣宜作意身事悠悠何
爲行日可得聞否春和景明其間一造盤谷亦可遍觀先

生所謂寶者更願撥剔而後來一來須十日乃可歸爾悉俟面賦此不能盡

回李宮教應革

號肯堂

某頃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寬爲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卧之節塵坌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紛藉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有不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輒奉清心一方爲獻願於大學第七章加三思焉偶壁弟有介歸就有京書達左右輒并遣前薄物將忱

徒覺塵瀆臨風馳泝

與朱太博埴

號古平

某山中相望數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往不通僕十年受用
順境過當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
立於砧几之上齏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得罪於
人乃知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天也僕誠
不自意乃於寒舍十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
委曲周遭可十餘里盖其景趣兼盤谷環滁而有之而其
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往夕還率以爲常
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羨君家山水之勝幾欲

作意植杖其間而未能也然自以爲旦夕必償所願不知
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
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余月心來拱被
寶墨惡乎而不用吾情適疑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
吾將造古平爲之書以復命且道予懷而假道士爲郵焉
某比及門卽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
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
山新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
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承有訪剡
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輿分

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沈寥

某比及門
又一首

極有磊隗欲從執事傾倒一日雲山浩渺眇焉余懷忽拜
義獻帖宛然玉立之參前倚衡也垂諭前城李氏事讀之
甚駭近有假爲黃節幹者騙寫其家田莊鄉廨旣見之發
覺昭其迹於墻壁間矣曾鑑何人又肆無狀欺愚嚇聾一
至此耶某平生所立謂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威我自
爲我而青蠅紛紛每使惡聲至耳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非
命也耶勢不得不榜謹納一紙幸轉之李氏以破姦猾者
之爲使人日爲此等救過之事不勝浩歎某向者因及執
事出處常誦伐木之詩今書所云猶若未悟稟荅之次臨

紙惘惘

回鄧縣尉中甫

某入山愈深於所尊敬嘻其闊矣前年足下以書議禮得一往復最後賜誨迄今不能報論六形跡何前之恭而後之倨歟坡云人情重往復不報生禍根后山云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人之度量固有相遠執事知我宜可無前日之事今通國識其用心由其未定而言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自其定者而觀之輕重銖兩固皆當然言語文字幾乎閏矣昨書皆精義所發卷爲一通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爲此興起客從吳齋來能言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款

文山全集 卷之五
客坐亟亟援筆寫此悄結授客以轉之左右學之不加感
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拳拳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末得一夕承顏色接話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
是數年來書筒無虛月分袂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疏者
也然私竊自解則曰此其迹爲然不足深計知足下得我
同然與否茲者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爲梅屋之游脂車
有嚴滌篆伊邇豈勝贊慶執事自此開張清途摩拂碧落
固其分也顧徼富貴利達以自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
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爲賀惟邑於民社爲最親惟少府

於邑爲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布潘輿康寧千里迎
奉調熊嗜苦式慰茲願是二事深足爲年丈賀也某雅聞
說者以某日戒途懷是惓惓將祖帳道周杯酒爲壽屬有
牽制不能來謹上狀并致薄禮以昭區區惟容頓是幸川
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殘暑未央更乞順輔崇重以前
三接九遷之寵隨軒德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羨山則別後
或有鄉邦驅策敢不下拜

某歲杪得承便駛遺以瓌灑故人千里之情藹然可掬感
鏤其如之何茲得嗣書於舍弟來歸之便尤見崇薦喜審
議論於帷幄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滿腔磊塊庶其有以

文山全集 卷之三
自試矣來教自咎以爲浸淪汨於俗吏之歸此意固超人
一等孟子論仁賢而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蓋績用聲
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
浮爲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
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尚可以俗爲尤乎伏
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頃承刊委止於敬巖之前亦屢說項
非其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心壘壘自有所
不肯此老亦旣有所許矣坐席未溫遽爲林麓之歸一場
說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錕處囊翹翹傑傑且多
諸公爭羅致不暇瑣瑣愛助何足爲說某奉祠侍親頗於

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
罪咎賜教極得同然之真或政事有足爲庸陋矜式毋惜
刊曉一二因以具報情悃非筆可旣專規嗣布

興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闊數年於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百
里離羣索居甚負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
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同堂而習年
相若而學相似也閣下沛然古作籍甚時名所欲北面而
從事者衆區區欲使二子者私造化焉間者疑其不可論
之朋友固以爲請不圖閣下不鄙夷而許之敢專書以聞

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
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稟字輒致松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
塞破吾屋卽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
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荅膚率別作謝狀

與劉司戶三異

號古桂

某自別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輒睡不禁
生令嘗憂其必爾看來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
時及拜問已幸勿藥極以爲善暑天將理正未易某欲助

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謾遣芝楮百千爲意且宜深自愛
護侯其可出見訪未爲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謾
得介意爲荷訶侯草草他規嗣布

與胡端逸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剔恠得二所曰閔微曰上下四方
之宇幽閑曠邈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峯之間之上
君再來足以抵掌大笑翠晚又改曰浮嵐暖翠鈞雪改曰
六月雪特立改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恠地適足以當
之君謂如何新昌弟一介至門館穀之議諧矣專人導其
來庭下請君蒞盟江南春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

文山全集 卷之五
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意不遠二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
不亦可乎凌遽信筆未究欲言

與黃主簿景登

名瀛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也
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獵乘青雲而上尚遲決科
蓋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
問其館穀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
自脩飭不爲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
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奉
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劄員以料理之多費以

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家雅報見及相其受幣而歸
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

知瑞
州口

某江滸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沉沉吾故人之
思未嘗不往來于懷也禿筆鉗書曾無暇畧東風順翼乃
有飛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
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角尺山中猿鶴先侈
光榮某癡事未了誤渥徵行三辭弗俞旨且俟代持其觚
落不敏者如之何而任劇哉託愛宿昔不同他人何以教
之因風馳泝

某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价惠報寇事桑梓驚動南
望愧然正具復間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王山次日
破新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不知一
鄉人命是時得脫與否未有嗣音爲之哽咽已作書控倉
使乞兵剿滅某卽日交臬事當以滅寇爲第一事毋慮尊
公朝議近况想安適謹附拜一忱郎君新功日富次者且
聯翩而上矣可慶可慶草草脩染愧甚庸帥

回鍾叔玉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湘羅
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菽倘拜兪音春晝花陰猿鶴飽

卧亦五雲之密蔭也衮褒渠渠餼禮郁郁固不敢當亦不
得不拜草此稟酬尚規裔謝

某昨承令嗣子京相過眉目森秀真可喜也承以至德觀
牌爲諭便筆偶已染就今謹封納切希視至

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羊之詩玆重來牟之意我之
懷矣我之懷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
嘗爲某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
急相赴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
薄言稟報未旣由衷仰幾台亮

與隆興黎節判立武

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實不知前此固嘗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漫一出道過清疊邂逅捧檄歸省江臯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匆郵亭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令人回首某恃氣類之同輒以士薦漕闡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之英也所居門巷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舉士者以爲晚旦夕詣星臺下謂一世龍門以未執鞭爲耻敢告賓榮許其湯刺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雨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民章

子俊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王夜夢見之名網猶兔豈然不足
以得橫天之翼每爲咄咄三嘆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爲脩
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
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爲面顏之有無爲執事者
左計也乘興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爲諉乎某昨報舍
弟令贊千騎之歸爲奉薄贐想已稟達歸哉歸哉臨紙引
頌

與梅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往多從景明便

鴈來也洞門窈深雲山千里騎黃鵠跨白鶴恨不得一日
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
倦鬼神閱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澤光
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
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
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二年漸成六考通
籍金閨止爭浮圖一頽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人豪
如此猶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責哉歲月易老功業宜壯
早改官去卽伏麾建節無滯碍男兒事庶幾哉某當年間
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爲波濤使人彈指剝剝賴君之庇

天日皦然今可以適吾山水之陶陶矣比詩云日日騎馬
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
番醉君念我悉度欲知我近况不敢不白某惓惓故人之
意豈一飯而忘顧數百里內不能專一价附書數郵又不
敢信以是契闊詹仰充塞懷抱而未有以發也李彪請假
歸道出琵琶亭下率然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
爽飛動

與杜教授抑之

字伯揚號帶溪崇仁人李梅亭高弟

辱早春第一帖遠佩意甚真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弟
一出幸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菖蒲前後書琴

得至山中否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不廢吟
向嘗令吾弟訪問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亦可得如
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桂留館中日得誦習毛詩因知求
選於選止可爲選之子孫求選於三百五篇則選之兄弟
可進也相見當爲執事傾倒之偶遣一介信筆布露馳泝
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士鼎鑄獨無耳乎載酒問竒道
之云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鹽道院屈居仙客
階蘭砌玉與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

歎獨學之陋手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既見矣何時
簪盍慰此忡懃臨風馳報書不盡言

寒簷積雨抖擻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白雲
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
君言過矣然醴露醲郁波及溝斷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
之永好也美人一方書琴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眉宇之迫吾睫可人
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桂香
浮動天池鯤化搏扶搖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卷紙一
幅納之文房衣被琳琅騰翥光景褚生輩亦將侈其逢矣

薄言占復掛一漏萬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涼月墮砌
起視寥泯安得知已握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
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戲而不吾虐子亦從其所
爲倉扁輩未嘗屑屑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
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道其所以然
而以復于執事

與廬陵劉知縣庭薦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于茲門無公事得至於
百里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諗解印西歸揚
舟東下昔者河陽之李今茲南國之棠諸父兄弟服習

長者教訓恨不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縣私土子
人無所不治是中都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僕將大其所
觀某山深閉門杳無城郭信風傳令尹新舊之交未及馳
慶乃承手書顓走告別江頭折柳奈何不敏爲之慚對將
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爲載月助者知心天遠解后何年詹
泝風帆江空渺渺

與廬陵李知縣詵孫

某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迂干騎於郊外
敢自訟以書惟高明察之某茲審承命九天涖封百里初
條甫下闔境爭驩諒爲慶愜某官氣宇鴻明風猷駿厲脩

程步武空萬馬以無前清水鋒芒解千牛而不頓吾廬陵
號壯哉縣詞訟雖繁而詩書之家衆版籍雖廣而會期之
事省約之以清淨捷之以平易以公之才恢乎有餘地矣
會成美錦遄趣温綸某骯髒一世之沈浮人也所占籍處
在治所之南三舍而遠雞豚可千戶民淳俗厚僕也相忘
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塵之託矣僕實何者首辱戡函
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區區何足以當之輒裁戡賀
上并鍾鼎大名歸璧消吏伏楮卷卷

與廬陵陳知縣堯舉

昨歲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穎一宋一蘇

千里往訪竟日從容以某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覲
乃僅如此視子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著愧匆匆汰去過
荷遠將一目江空暮雲如水渭濱之首寧爲他人回哉茲
者伏審肅持鳳檢出宰螺山車馬實來旄倪胥舞伏惟驩
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筆力千鈞捕龍蛇而獲
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翳鳳凰未抹馬於天津乃著鞭
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簡編之尋桃李蹊邊細數枝柯之
長小紆盤錯便起扶搖某閉門山中傳來邸報忽覩先生
爲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塗竄片言隻字以冀萬分
益者鳴絃千室中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勲然矣

惟素性疎嬾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今
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猿夜鶴左花右竹吾君吾相之恩
亦吾坐主之惠也剽聞前茅在郊謹具劄子候迎臨風馳
往

回樂安唐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闊時牋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殆幾
千里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惴若不可以一日
先生爲之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蓋必有爲之
本者旦夕細滿綸綽在道璧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
來謂注邑當在春季繼此望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

刊曉寺記微獎予不及此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所攘闢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耳恃愛直布尚寬方命之誅嘉貺頓拜薄物非所以爲報臨風悚仄

回劉運使應龍

號實齋

比承一介使人味我山麓問之自梅外來執事惠綏一日之好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旣感激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隔於故家父老相誇於盛事仰惟慶愜其官揚休山立玉潤金相方其爲御史也風采所撼聞者凜栗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滿之處入麤入細之規模可以

槩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竊遲之江西涸耐延首福
星誰為朕行弄印未决公未至闕下就道相屬亦曰此公
鄉里煩公歲月又将出少府節召公歸矣某嚮者得節亦
曰鄉部後來召罵數月而不休嘗試思之近年如宏翁矩
翁未嘗不漕本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羣動者年德位望
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豪譁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
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
之此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出嶺聞已
多日勢必馳上異書歸鈞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亟疾
其驅惠我江國臨書不勝瞻依之至

宏翁包宏
齋名恢

矩翁晉矩
堂名頴茂

耕釣山澤飯蔬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運也使者維何云
自南浦飛雲五朶居然下之寒谷陰崖冰霜積沍春風不
擇地而至有如此者某官天和粹穆地望高清夜占天文
福星直斗牛之分薄蓬萊厭承明爲桑梓此來釣山之下
雲露噴薄油霖甘露流注乎大江之西部人歡呼吾父吾
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僕何幸身親見之某山人也其於
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屑竿牘致歲時之敬謙尊而光禮
出倒置德盛仁熟悚然稽首落霞孤鶩水天茫茫旣不克
偃僂請拜棨戟之下心之精微寄此函尺未言歸嚮江流

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

號省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
篲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亾何蹤
跡展轉不遑嗣音歸卧蒼苔益以疎闊其戀戀門墻之心
固如水之必東也某比者伏閔邸報竊審小紆紫橐近擁
銀符吏竦旌旗人傳襦袴共惟驩慶欽以某官抱經濟之
祕稱磊落之豪青天白日鳳凰百年美瑞高山深林龍虎
一代傑魁上方寤寐側席圖致太平甘泉舊臣不當越在
遠服名藩歇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旦夕有詔某庚午一

出殊與戊辰相似去住匆匆取笑當時杜門深念益水寡
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尚惠教之某久
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私以
自附於大厦燕雀之後相望一方馳泝切切

與中書祭酒知贛州翁舟山

名合

晨起冠帶輸寫積誠世俗竿牘曾是足爲有道者言惟高
明索之形骸之外某青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習句
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
後學某皆嘗得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曾不自意早以
名知於人有我師焉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不得解后某

日夜興起調當何時而後得免於常人也流年堂堂實勞
我心恭惟某官孕光岳之精叅天地之運大忠大雅萊公
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斯文落落上帝惠顧
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轆轉璇璣經緯星辰公從兩
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爲天子興建禮樂洗千載房
村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某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
以爲適浮雲變態日過其前飯蔬飲水自求吾志竊伏思
念空同鬱孤如在屋角平生情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
姓名通之門下一言終身尚庶幾焉園丘慶成上方親事
少府出節必以公歸迎拜東帆螺江之許以其時可矣山

高明臨風切切

某伏自空同玉節順江而東獲從中流迎候鷁首雄文鉅冊間想像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后遂拜堂堂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金聲玉色夢寐以之自先生振衣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誥令典冊燁然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自磨濯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不當在弟子之列某知稽首矣主上尊德樂道師用賢哲論思獻納日聞正言孔孟不得用於周光禹竟無益於漢才與誠合學與位偶儒者之遇未有榮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福澤何幸身親

見之某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誤渥忽昇龍藩開命彷彿
徃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假借非一意若可與從事斯
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拔擢
燮天功經人極罔不在此共惟盛心卓犖度越流俗而某
則非其人也夜瞻紫微徒有頓首脩門懸隔久曠音題屬
請事祠官冒馳一介輒鳴忡悒未卽趨摠願言玉持金護
爲世道自力臨風切切

賀翁丹山兼憲

某熟視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橫旁午架漏於士民
之上而世之言人材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葦落落參錯

布滿天下使萬物吐氣僕嘗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
語此茲者喜審肅將繡節通泣銀符山川不改於空同風
采一新於江右共惟某官淵源接乎諸老氣槩聞於當時
人物眇然真中流之巨屏文章偉甚稱南渡之當家輩行
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劄趣歸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
式敬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以洗寃澤物非有力
量不足以懲暴詰姦故予環之寧遲而乘傳之若屑太平
之責正在方來以公歸兮政枋焉往某碌碌不如人獨有
愚戇不能改其素追記前年冒乘君子之器他不足道惟
姦宄豪橫稍稍鋤擊淺之爲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

無失職之恨人情卑淺憚繩檢而樂姑息矧猶未免鄉人
譁訛朋與以要其得罪於小人也果矣伏惟先生昨者不
賜鄙夷心聲往來藹然氣類之意某誠不知何日得以執
鞭下風忽覩除綸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奪氣豈惟爲
一道賀實足自壯謹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墻燕雀
之悃蘋藻薄羞別紙惴悚

賀江東憲方逢辰

號蛟峯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至于閣下書上未幾而公
歸蛟峯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瞻望雲山臨風切切某茲
者恭審升撰秘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蓋嘗識穎濱之文

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歡傳共惟某
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
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
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
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中詔在
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卷
卷芝山父老迎擁星輶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
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某束書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日

步溪上極目滔汨輒自以爲晝夜不舎此溪水會有達鍾陵時而某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陞從番禺遣介來嘗爲書附申起居相望千里亦不知上徹果何如時也某茲者伏審班仍寶殿節峻水臺貫索沉沉方轉芝山之曉使星冉冉又回南浦之春一水東西二天今昔伏惟歡慶欽以某官寒芒五緯絕岸孤峯生漢子陵之鄉雲山一日派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已跨海而望蓬萊猶肯濡絲而陬原隰濂溪道脉雙井詩香流馬木牛既無媿於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公所謂旂常特吾懷袖某碑兀抱虛真無所用於世曩六轡使江之左每依餘光以

自映帶今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囿德宇而處自茲以往
夜月如水猿鶴不驚田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
福郵傳所至不勝燕雀私情卽日謹奉書爲賀臨風馳泝

回許祕丞自

號果齋

某火龍之歲從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叅差不
自意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河漢
流也湖陰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槩疊疊歸去來山
中至今夜夢見之新昌小弟夙被獎知嘗察之情始終一
日俾來遞示五雲光恠照室此豈四海九州無情人耶鄉
風九頓首尊年丈山立時行日光玉潔長樂鼓鍾西清帷

文山全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幄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
轆轤雲漢經緯星辰爲天下開
文明太平之運某被服光潤實與有焉
某既還里閤入山讀書杳不知山外事
天上故人重相顧念適逢便武輒謝
所蒙餘所爲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賀倪提舉普

號警齋

某寄跡提封某水某丘童子所釣遊君侯實照臨之報政
將一年矣某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郭在
焉相對五雲輒移時不能去某茲審宸綍來庾臺肇建
讀皇甫記已蘇今日之疲民傳紫陽心又舉向來之荒政
風行新令雷動歡聲欽以某官神驅五兵才入八面作真

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監司行本心而澤物公來青原
父母其人屬時常平弄印六服牧伯無以踰公者西江涸
轍久煩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又冉冉出建章矣某
自聽除綸即欲自附於門下燕雀側闡雅志引卻甚真上
方倚賢者以共理烏乎能從臺治一新境內爲動某甫及
拂紙行墨以贊東注之盛嘻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貴以
鱗番從事公有道人也某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

名日起集英
殿修撰川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門
入秋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黃強立自竹所

來相見於六和塔下遠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是而入
山愈深杜門掃軌無復南來鴈足矣璧弟學製新昌新年
見告二月遣人詣門墻通問輒寄所思寫之竹筒既行伏
覩除目欣審仍班內撰領權東藩一札起家千乘載道共
惟驩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之知爲正人千兵萬馬之
胸識者推爲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目所謂江左管夷吾
公其人也偃薄起伏如神龍天馬不可羈牛渚天門一瞬
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
爲之孰之能禦某夙昔荷相知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菲
薄一別十年浮雲進退何足爲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每

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固宜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
未知於吳下蒙何如也偶遇新昌便意其介尚或未行輒
附賀狀并寫戀媵萬分之一相望沈寥臨紙馳泝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餽歲至嘗草草拜狀竟未知果達
籤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問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
姑寄一歎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以來數
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樂金山鷗
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于樹一時瀟灑
比軒冕束縛瞠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真體皦
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差幸天者之小定

山全集 卷之五
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有詩云：日日騎馬來山
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
欲知近况，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閑，幸而吾二人
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絕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
輒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槩，即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
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衍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知吉州江提舉萬頃

號古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蓋頽然世味之外者。
五雲繽紛，麾節夾招，搖歷勾陳而下。青原白鷺，浩有生意。
某甫與溪倪谷耄，額手蒙幸，乃大化驅之出東。書就道修。

民禮公堂下俎豆春風簫韶夜月藉之以詩書禮樂之光
多矣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時雨一路曾未數月春旗霜
艘風采軒豁所謂動搖山岳細事耳少湏暇之棣萼棠陰
先後醲郁夢寐五采衣被八紘持國弟兄盛事再見大江
以西之父老子弟豈得以私我公哉某自解維江潯風濤
回薄抵昭亭下是爲子月丙寅大壤積朽觸手病敗雖日
夜爬梳會肯繁然盲豎浸淫非七劑可藥肘後寵靈公不
我靳則宜殆庶幾乎惟故山松菊沐浴瑞露而隴蜀之望
復切切微疇昔不至此某日墮倥傯神馳祭戟甫奉陟釐
則已魯皋籍獨不愧于心乎歲將新矣願言滿頌盤椒對

揚綈綠此豈無委嚴立下風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採民水火之盛心
其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
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
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
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
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
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
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見多有趨龍泉
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

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日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徃徃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由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某自聞琴鶴言歸即戒筓車擬送別於吉水新淦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寶翰則知去期甚速始意不可得遂即抖擻作詩馳詣使艤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已三日臨風悵惋如失廬陵四竟皇皇流離入贛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母又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留我公撫我妻兒婦女一無異辭此即公論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如此即無愧漢循吏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某念受塵兩年當使君之行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歎負爲何如亟亟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詣潭府不知紫燕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

丞相古心老師某不敢容易上問鈞履丐爲轉道詹依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

名鏞

某密依使天冰雪深山與猿鶴卧送流年緡故牘於左泉
右石間非賜邪每飯牛頃必矯首畫戟下茲審郡揚帝璽
節昇天囷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驩忭欽惟某官眼空
四海胸著千年振代直聲鼓雷霆而潤風雨鎮浮定力載
華岳而繫星辰衣冠紫橐之神仙氣類青原之忠節旌麾
一頓草木交輝地私二千石之陽和天溥十一州之福澤
璀璨六絲之遣礪礪五袴之歌即賜召環遂高聽履某受

廛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誤節湘行顛倒綉衣不堪重著陳
情丐祠以安菽水之奉尚微均弘俞音旦夕下俾得醉泉
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也於馳賀之次仰布其私
干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釋耒山中僕僕湘後走公堂修民禮具申假道之
敬蒙主進吏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餽絡繹視廛氓
且絕等至於開心見誠憂愛疊疊一洗世俗崖岸某鄙吝
久矣微大雅無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覺也小隊出郊追
送作遠自違森戟雲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戀之槩征

塵在衣筆硯爲廢偶宿分宜七里殘日入戶輒寫綢繆風
濤滔滔婺緯忘食金護玉持世道將有嘉賴歸鴈草草尚
謀齋襞

賀楊提刑允恭

號高峯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爲嵩恒岱華類不可
易見五峯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見猶
既見矣迺今使帆凌空泝潁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濱可四
十里天其予之以一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某
茲者伏審庾政告功刑堂建節寒帷雨間風俗猶昔四封
持斧而行東南于今三命旌旗初動約束一新仰惟某官

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之政所謂吏師元刺史
參錯之竒可布天下天可以公薦於倫紀便得以便綵衣
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節綉斧式敬
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笑庶其在此公歸廟朝即典風
化一家仁一國興仁尚觀大學之顯效某杜門掃軌知事
常後忽里巷父老驩傳明使者將至伏櫪之駑躍躍鉦鼓
往事如夢不足細陳某所深自幸賀者三間風雨託諸提
封小人有母繼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
賜服之無斃堂堂在目即聽匪伊輒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昔侍同朝自詭相好茲不得又以繁縟爲踈遠惟公勿
深訝某行吟孤嶼回首吳山烟雨巾書郵往來時從泓穎
叙尊仰汰歸深密姓字不到雲霞外分正如此非於名門
有所簡也階符在望徒有稽首某茲者伏審朱轡春動紫
馬星移民樂耕耒簡靜方安於晉國州稱富庶勤強更屬
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昔恭惟懽慶欽以某官霜明月
湛玉潔冰清端嚴有大臣風澄不清而撓不濁循良入漢
吏傳寬有斷而愛有威少停權於天津頻合符於江國歲
之不易民胡以生將甦青社之飢遂易淮陽之卧竟上爭
杜衍雖去住之良難席前問賈生恐傳呼之已迅白天子

所以我公歸某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虎鶴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侈矣候迎之初不勝依倚謹具劄子自陳燕雀之私何當嗣狀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諭朝廷爲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

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
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
旨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
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
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末流
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
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
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
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

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嘗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于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馮恃寬賁又得稟陳

回吉州西倅竇檢閱全器

某昨歲待罪闕下明公騎鸞驟鳳下我青原相望寥廓不
能以時刷翎振喙從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几格金
聲玉色參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爲間然也某官歛岳
翠以爲神氣卷湘水以爲波瀾駕蓮葉而味玉書仙芳纒
纒牽芙蓉而弄斗柄道運堂堂長樂鼓鍾西清帷幄轆轤
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分也風月神螺小此盤礴綠綈方底
王曰遄歸某旦旦爲斯文屬目昨承使者之來即從修門
作意馳謝會匆匆去國出處殊科歸卧悠悠書尺盡廢光
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念厚意久不報矍然薰沐祇對圭
書耕釣一廛五雲在上臨風詹泝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

號南窓
關西人

某頃風颿回薄自湖入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湓
浦來五雲絢爛照映清越對桑落而飲古人之酒擊中流
而聞夜覺之雞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滿腹
乃以丙寅視篆菱舍下塵埃抖擻末繇面謝軍將扣門斜
封三道突入眼角臺魏使蕃綿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
官關洛者俊韓范聲名參井鉞旗聯寶奎之錯落江淮草
木被玉節之昭回吟嘯庾樓梅花噴薄老熊當道貉子不
敢越一步夷猶岸幘蠡管莫涯方面詠不敢辭圭錫以須
勒此堂堂燕然石在某湯浪出山落身枵瓠問官官靡問

吏吏荒而民氣則憤憤未醒絲棼莫理如之何其淑後也
明公惠念疇昔肘後冊訣其肯爲某愛邪臨風切切亟拂
吏全具酬潦約歲晚寒驕願言金玉體府壽此宗廟社稷
之身宣豈無骭骹者三肅以請

某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數相聞然所甚恨者過
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琵琶亭以庶幾
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汰歸一出一處爲大下
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某比者伏審昔承密旨升直淵
圖詔璽申褒鋒車交趣共惟驩慶某官關西遺老江表偉
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之坐處目盡江

淮天方祚宋襄戎解嚴公歸本朝坐帷幄老成謀國處置
得宜使姦雄戎謀兵端不開將社稷實受其福某婺緯小
心一飯三禱屏伏深山幸不見棄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
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爲驚區區拜高誼而杜門齷齪未知
所以爲報也九江未除人想當宁急賢應不俟代某嘉與
海內延頸大用倘得衣被餘光遂爲太平安民公賜大矣
江空如許執筆茫然相望一方精神馳徃

回潘檢閱

某伏以歲華晬晬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鏤玉晶熒凝旒簡
注神之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濃熏鵲尾酬敬腆施曩從

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沙合雲月相輝至今
斗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繫鴈悠悠天際碧雲明發不
寐千里眉日忽照宛陵爲之楚然以喜欽以某官歛崑崙
以爲神氣捲溟渤以爲波濤玉質金相宛乎無自眩之色
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紬石室之祕藏爲籙書
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史學稱進裁大典安
定非他人比宜在經筵某鶴夢正臞起廢出坎循墻弗獲
被命于征郡枵然虛真山洞水滌處也敏手爬梳猶懼不
既况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頌非所敢望於同年也稟酬
崖經寧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昭亭委戒其

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

字君俞
號方岩

某曉汲凍清以贄萬一之謝首于穹勺某兩年山中風月
是朗望太乙光氣九霄吾書無翰不能時一飛到梅花月
影忽疑是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眇自省歆如尊
執事以黼黻雲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輕就重拾級
升高此逢掖之至榮而搢紳之交羨曾子固晉裁大典爲
史學優胡康侯宜在經筵非他人比某鶴慶正寒大化驅
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乃抵宣山澗水察眇兮
愁予敏手爬梳猶懼不訖况不穎之尤者乎高明局外之

見何以教之滿硯冰澌濡毫如帶尚規嗣音以寫繼綫

回吳制帥革

號恕齋

某林慚澗愧留留此來幸甚在玉節照臨之末九華山下
蹉跌望塵拜手雙魚分隔雲漢敢圖下士盛心超越昭代
襄報鄭重闕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間五雲寵靈白玉
麟堂翩然賁之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得道德之味
流注翰墨使人之意也消恕齋先生允文允武之才有體
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而接風流於江左以朱程之講
貫而窺闡奧於魯東顧今吏道便熟袂帷成雲崇詩書而
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鐵壁東南公其天人也耶經制

西事當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袞某敢誦所聞某生也
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皆得下拜而於恕齋識獨
早眷尤厚癸亥之望神皋戊辰之陪紫橐又其後來事也
今則以列郡而事崇垣何敢仰綴宿昔食芹之美豈無是
心非所得僭詎謂臺餽駢羅光照下國自上而施之足以
爲德某敢不三肅使人恭承嘉貺若夫以往復爲禮則誼
之所不敢出也謹三熏三沐祇酬主書干瀆清嚴臨風愧悚

回宣州洪倅

某馳想芝山屹立如鸞坡鳳閣代有英竅不自意天惠宛
陵朱紱斯皇乃肯共堂下探梅清致亭亭雲月邀我敬山

不後不先未有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玉潔之襟
繩直準平之度車堅御良之材真所謂喬木百圍秀色干
霄望清都太微之垣維尺有咫課丹蜺緹屏之最當階而
升胡尚縮於緋魚來同看於黃鶴意者康沂之歌愈出愈
偉有相之道實畀之以藥石朽然郡政之闕者乎思昔頴
水宵立其間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今談者猶橋舌不下
某於鄉之典刑無能爲役而吾執事則真其人也前茅在
道旗旄舒舒願疾其驅降此未見至於乘珠委貺鄭甚於
先施覺光氣炯炯衝貫斗牛矣懼弗敢當亟鍾鼎而歸於
瑤華之側區區甫此滌篆排冗占酬崖畧是慙

回吳直閣

履齋之子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實爲綠野午
橋佳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仰惟某
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有英妙未
既見只神爽一方某卧青原山中驅馳良倦上恩俾郡越
在鳴珂循走彷徨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喬
木婆娑五雲絢畫尚祈薤誨俾就玉成某遠奉瑤音緘貺
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爲容既什襲巾行輒鍾鼎以歸太乙
之府望履非遙臨風翫

與游提刑汶

某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
長未幾光燄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颿順風航波瀾之澎
湃灑石鍾之清越寵靈張王迄抵雙溪子月丙寅俯抵賤
役辦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氣軒軒磊
磊昭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爲家壇出
色轡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灑灑江之民幸矣如溥寰何
會有溫綸四輩馳下某不善爲斲得郡復枵至之日視官
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憤憤如也爬剔焚絲顧氣力所至終
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
被綵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徼惠未涯微疇昔不及此相

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懇側豎掛一漏萬惟青陽時動
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禱此豈無骭辱戒爲榮

與趙知郡孟適

號菊止

某頃從南浦亭邊抖擻般函道所蒙荷且矯首于太乙之
府穹林冥坐縹緲絳霄江塗滂滂勞我宵榻執事以玉雪
界之精神臨睨八極朝闥風夕玄圃識者猶竊遲之錦衣
照道紫塗橫舟蕩漾柳風嘘吸竹露澗阿樂矣如顛顛望
歲者何建章夜半尺一堂堂畫省紅雲著公高處惟日望
之某不善爲斲得郡復枵以子月丙寅視篆昭亭下視官
官靡視吏吏荒洗垢爬痒亦曰視吾氣力所至然山凋水

瘳非刀圭可瘳肘後神奇惠徼大福某不敢以望他人也
焚麤淪雪西鄉奉書以謝以祈鼎珍履絢願言金護玉持
對揚王休臨風悄結

賀前人得旴守

某昨在宣州拜書仁何客攜琳琅來京師欣浣如對匆匆
去國不成報襄歸里以來杜門深念又無從嗣音爲謝徒
有清夢夜遶金峯忽讀邸狀欣審丹鳳揚綸銀菟擁鎮八
百國封爵莫如同姓之親二千石起家共讚惟良之牧先
聲載道闔境爲春伏深歡忭欽以其官景緯光華仙潢清
潤淮南桂樹了無貴介之風李白桃園綽有神仙之韻軒

陞宜當於三錫轅和肯涖於十同睠惟東盱實介南服紅
泉碧澗髣髴丹丘白玉紫烟參差綉陌聊商羊於朱紱供
衍燕於青香大宗維翰价人維藩丕動袴襦之喜九卿執
羔三公執璧言觀衮鳥之歸某辱在眷知助喜百倍既不
能振翎刷喙從燕雀來謹奉書寄便申慶迓兵當已在道
不知開藩消卜何日某尚當屢賀不一臨風馳泝

與趙監丞淇

號平遠

某乃歲之秋緹騎來山中嶽翠蒼寒琳琅照映章不成報
內有歆然寧不嗣音僻左之以世道如許風起雲飛中夜
人物之思爲此耿耿上念井絡丹詔起家峽月棧雲先聲

浩蕩盖有望木牛流馬再立武侯之事業又壁窺萬一意
必與南山洎予秀諸公上下雲龍共此光明俊偉之舉縮
手袖問臨睨天半此其大本領大經綸政不易涯之野水
橫舟蒼虬縹緲山君川后日有䟽附即日恭惟台候萬福
某漁隈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尋庾謝舊盟意此是
杖拭簞簪之陋耳三辟弗可乃以陽月之望束書出山涉
重湖越大江整整四十日抵戍以是月丙寅抵賤事凋城
敗屋枵然大瓠耳搔首踟躕望洋氣縮維宣距鄴僅隔一
雲東望熏香奉尺書候起處惠徼藥石立我沈痼梅花晴
吳柱笏神馳

慰前人

某昔讀檀弓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其居使之然也伏惟先太傅大丞相冀國公之喪既有日矣地不千里不能徃弔一介奉禮今也而後能來死罪死罪嗚呼皇天祚宋國有元老數百年宗社之靈長千萬里風寒之險要蛟龍在淵虎豹在山屹然長城爲此突兀天乎不使憇遺遽奪之去主上震悼傾動朝野伏想生平翹館之英俊舊日麾下之將士與夫三邊之百姓四塞之英豪見碑而淚望城而悲者不能已已矧夫家門之竒禍父子之至情攀擗奈何嗚呼痛哉某生也晚當公佩天下安危分不得

勇往執鞭今而追恨則已無及獨念袖有瓣香歸依平生
亦既不克爲公壽惟有爲天下慟哭敢西望靈輻揮淚百
拜而獻之公而可作尚其我許嗚呼悲哉親喪所自盡也
抑先王制禮之意是有節文士君子爲孝之道在於顯揚
伏惟執事重致意焉即日孝履支持某頓首奉狀起居臨
紙哽塞

回安福趙宰與拏

號勿齋

某追記疇昔同到蓬萊慈恩之題杏園之宴吾以故不與
焉然同年之情豈以四海九州爲藐然哉王孫乃龍鍾世
有籛雲鱗今不遡紫清上峯堯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簾

文山全集 卷之五
陰晝寂千室鳴絃實鄰吾父母國人誦子產今其時乎某
私獨念今天下豈有可爲之縣縣不可爲而可爲者人如
君者以可而臨不可於是知材具之超常流百倍矣長書
下貽燁然春華溜若清風與我之厚昭仍至情多言不足
以殫謝意也某守郡無補誤渥爲郎縮縮循墻行且歸里
當觀棠陰以與邦人共談政化之微亟推吏塵具報記室
揆諸來施不敏流汗

比一馬二僮日在泉石深處聞山外塵埃亦頗作惡坐對
浮雲亦開口笑不自己耳君解墨綬去意紅光紫氣冉冉
帝側乃猶廬陵客琅書至前矍然起仰黃柑細抽二美并

貺杏苑論情我之懷矣冬江雪涸萬里安流日送征鴻知
有順帆天際如駛伏楮拳拳中書不中書復字蕪類併希
錫察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緝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姓
頓足起舞即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輩讀書臨
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賜也旣
汰斥歸里即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翛然獨往而使者
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即勞問之將以厚禮復
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宣人歌舞賢侯

文山全集 卷之五
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今公二十四考蓋人
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言語乃得因見大夫
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
有餘愧宜敗壞至矣弛之則期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
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
穎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
謹東望熏被身心致敬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
山林不忘之私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
命某臨書不勝拳拳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終